



雪 窗 煨 芋

陈爱兰

越是温贫暖老的东西，越容易在冬天打动人。

例如芋头。

宋时就有民谣相传：深夜一炉火，浑家团坐坐。煨得芋头熟，天子不如我。

芋头春种秋熟，堆在屋角，或存到地窖，可吃到来年下种。用芋头煨的鸭羹汤，是家乡年三十晚上的压轴戏。“大年三十吃芋头——来年遇好人”的俗语，流传至今。新的一年，所遇皆好人，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

鸭羹汤，母亲最拿手。

小时候过年很冷，冰凌垂屋檐。当炉上煨着鸭羹汤时，年夜饭已开始。父亲把酒言欢，全家其乐融融。随着锅沿噗噗有声，香气满屋，我们就迫不及待了。

母亲用青瓷大海碗盛上来，热气腾腾。但见芋头洁白，蒜花青翠，牛肉咖红，三色交融，春意满腹，唤起别样的食欲。

母亲嗓门高了八度：“吃咯，吃咯，来年遇好人哦！”

于是我们姐弟四个，四只调羹，争先恐后伸向大海碗，争抢遇好人的机会。稍不留神，调羹碰调羹，叮叮脆响。我们嬉闹着，互不相让。虽狼吞虎咽，仍

回味无穷。一种滑软、绵香的滋味，在脏腑间流转，熨帖了角角落落，仿佛遇到了好人，浑身舒畅。不一会儿，一碗鸭羹汤底朝了天。一旁的母亲，怜爱而笑。

这一幕，像地老天荒，年年会上演。鸭羹汤伴随着我们长大，寄予了母亲真切的愿望。

炎夏时节，家乡高低错落的塔岸，“芋叶何田田”，像岸上的荷，自成一景。夕阳西下，乡人手握瓢，舀起湖水，奋力划拉出千万道银色的弧线，呼啦啦浇到宽大的芋叶上，胜似雨打芭蕉，有“谁持彩练当空舞”的壮美。

这种力量和水孕育的芋头，外表黑黢黢，粗陋无比，却难掩内里的厚重，它如一根红线，牵动着游子的乡愁。回家过年，哥哥坚持了四十余年，那一碗鸭羹汤已深深烙进心田。

有一年除夕，万家灯火时，哥哥还在路上。

屋内炉火正旺，母亲早把做鸭羹汤的食材准备好。一大碗半厘米见方的芋头丁，一小碗同样大小的牛肉丁，一块豆腐，一碟蒜花。母亲的特别处是额外加一勺压碎的花生米，更加香浓。

夜越来越深，寒气逼人。窗外，雪一片一片落下来，如絮如蝶。母亲望眼欲

穿。哥哥因为客车抛锚，正站在路口，跺着脚，舞着手，往家的方向拦车，一辆又一辆，漫天风雪落了一身……

忽然，门吱呀一声，母亲腾地起身，满怀惊喜，旋即失望。原来邻里鞭炮炸响了，大花猫溜进来，令母亲误以为哥哥推门。

踌躇不安中，母亲迈进了厨房。葱姜炆锅，煨炒芋头丁牛肉丁，加水，劈入豆腐，文火慢煮。

起锅了，母亲倒进花生碎，撒上蒜花，青瓷大海碗用起来，只是母亲热了一次又一次，汤汁越来越稠。等哥哥赶到家已过子夜。风雪夜归，饥肠辘辘，这一碗浓郁的鸭羹汤最是“温贫暖老”，岁月静好。哥哥动情地说：“打嘴巴都不丢啊！”那一刻，母亲笑靥如花。

任时光流逝，只一羹就温暖了一年。

多年前我随军，每次春节探亲，母亲总是准备几个“汤罐芋”（个头大如汤罐）让我带走。一到部队，我学着母亲的做法，系上围裙，手持刀铲，灶台上一阵忙碌，烹制成一锅鲜美的鸭羹汤，招待没能回家过年的战士。千里之外，纯正的家乡味，纾解思乡之情，至今还被他们追忆。

晚来天欲雪，煨一锅鸭羹汤吧，那是人间至味。

梁雀屏

小时候，家里有个院子，在那小小的一方天地种花养草，给童年带来了无穷的乐趣和美好的回忆。现时住进了楼房，远离了土地，幸而房子有一个长长的阳台。阳台向西，南方的人都不喜朝西的房子，我却独喜那满眼明晃晃的金色阳光。

有阳光，植物才长得好。我家的阳台，一年四季绿意葱茏。阳台上虽然没有奇花异草，都是些极普通的花花草草。

像芦荟，是窗台常见的绿植。可我从没想过，它还能开花，那一朵朵小黄花像长筒的倒挂金钟。一查资料，芦荟不仅会开花，花还能入药，具有止咳、凉血化瘀之功效。真长见识了，这不就是老舍先生说的养花的乐趣吗？

能入药的还有银边吊兰，它的长枝上会长出好几棵小苗，种下一棵，不多久就长了满盘。银边吊兰的叶子修长、清秀，花也斯斯文文，小小的一朵，白色的花瓣衬托着黄色的花蕊显得格外淡雅。

折了一枝太阳花，插在土里就扎下了根，花虽小，重重叠叠的花瓣闪烁着点点清露，格外明艳动人，仿佛能与牡丹媲美。

路边采来牵牛花的种子，也开出了紫色的小喇叭。宋代的诗人梅尧臣为它写了一首诗：楚女雾露中，篱上摘牵牛。花蔓相牵连，星宿光未收。采之一何早，日出色彩休。它清晨开放，过午凋谢，所以有了一个诗意的名字——“朝颜”。相比之下，“牵牛”就显得太接地气了。

路边采来的相思子，半红半黑，色彩艳丽。明知它有毒，还是忍不住种下了。唐代诗人王维有诗：“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阳台可不仅仅种花和草。发了芽的土豆不能吃，扔了可惜，也埋在土里吧。这不，过了一段时间，几个土豆的茎茎叶叶竟成了一个小树林，而后又开出了美丽的土豆花。我没在乡下待过，土豆花，还真是第一次见。

汪曾祺先生下放时，就天天画土豆花。我想，他画的时候，心情是平静而快乐的。老先生说，马铃薯的花是很好画的。伞形花序，有一点像复瓣水仙，颜色是白的、浅紫的，紫花有的偏红，有的偏蓝，当中一个高庄小窝头似的黄心。叶子大都相似，奇数羽状复叶，只是有的圆一点，有的尖一点，颜色有的深一点，有的淡一点，如此而已。

我家的土豆花是浅紫色的，浅紫配嫩黄，清新甜美，真觉得各种花儿是天生的配色高手。听说土豆开花的时候，土里就会长出小土豆。我也按捺不住好奇心，把土给扒开了，果然是真的。

摘掉豆荚两端时，偶尔会弄出几粒豆子，就顺手埋在了花盆里，发芽长叶后，就开出粉嫩粉嫩的小花。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花落了，碧绿的豆荚就挂上了，隐约可见毛茸茸的豆荚环抱着两个或三个豆宝宝。如此可爱，难怪玉匠会用刻刀细细将手中的玉石雕琢成一个晶莹剔透的福豆。

番薯发芽了，就搁碟子里，盛上清水，红的嫩茎，绿的嫩叶，养眼。大蒜可以当水仙养啊。切下的胡萝卜头也别扔，会变成美丽的小盆栽。

每天在阳台用心照料着这些植物，感受它们的萌动、生长、开花，或者衰败，才发觉，原来，当你用心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时，就会收获内心的喜悦和宁静。

蒔花弄草，快乐就好



童话世界

严钦龙 摄



刘艺丁

天空
像网络中了病毒，一片空白
太阳、月亮、星星
蓝天、白云、行走的风
都在雪中孕育
期待新生

雪地
一只飞鸟的墨迹变成白色
一条小径的弧形被雪拉直
一座高山被雪装饰成人形
我仿佛看见雪菩萨降临
一场雪一次佛缘
与菩萨同行，吉祥安宁
山川

雪菩萨

树木、野兽、飞鸟
都在接受白的洗礼
一只初生的野羊
从母羊肚内的黑暗逃离
咩咩叫着
它看到了光明，纯洁的白
狐狸嗅到了血腥味
它们闭着眼睛，张着嘴
点燃心灯，佛光普照
顶礼膜拜，求福禳灾

河流

水面被雪凝固，水流渐渐静止
鱼、螃蟹、乌龟、水虫
依托水洞卵石，悄悄潜伏
是不敢惊动万物的祈祷
还是害怕被雪冰封了脉搏

室内
我的心灵在歌唱
雪覆盖眼神，封锁了美丽
把河流酿成一壶夜酒
把山川变成一场春梦
炭火烧旺了家的温馨
炭火唤醒了窗外红梅
也许红梅是雪菩萨的前世情人
红梅花开
雪水就是雪菩萨离开时的眼泪
滋润了春暖花开